# 國朝文錄

# 紫竹山房文集卷三

錢塘陳兆崙句山著

後學上高李栢陶欽

高安胡如玉醒

## 予告資政大夫前任廣西巡撫工部尚書衛公別傳

公姓衛氏諱哲治字我愚號鑑泉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由諸生選拔起家縣令性悃愊能急民疾苦爲興久遠利而於籌荒政也尤詳累官至監司開府初終如一雍正八年　廷試大學貢生列優等發江南試用初署贛榆縣未甚知名十年調知鹽城尋實授時值蝗災著有災賑紀略例數千百言文繁不載又設六條以捕

循里戶一曰優禮德望二曰餽餉高年三曰旌獎孝義四曰經理
祭獨五曰譏警游惰六曰約束過犯蓋即近世保甲法而寓以古
意最爲切實邑北門二里有司河匯上游七縣之水入海每患夏
旱水不得出內水微弱則海潮溢口而止致河鹹苦不可飲甚乃
漫溢民田農事以廢其秋水盛時則又患河寬流緩入海不速公
興久遠利
乃建閘立斗門五磯心四又建越閘斗門三磯心二啓閉有備化
斥鹵爲膏腴又歲有淤出灘地給無業人領種毋許豪佔其已沉
沒而糧未除者悉請豁免貧戶漸饒沿灘築土墩九十餘座以防
大潮猝至漁者得就墩逃溺號之曰救命墩由是循聲大著乾隆

二年調繁長洲清丈坍荒逋賦十餘萬兩七年兼攝吳縣篆其冬遷知海州會州饑設法賑救全活二十萬人流民自山東來就食者更不在此數 論荒政 上聞嘉其治行擢知淮安府河決陳家堡漂溺男女田廬無算哭聲聞數百里公亟遣小舟數百載餅餌分給流移躬涉風濤所在存問民慶更生 論荒政 勘使臣巡閱所部公隨行百姓各手炷香前迎填塞街巷使者以為迎己也辭之令退眾應聲曰衛公活我故來致謝微衛公我曹魚鼈久矣使者為停輿歎息久之事在乾隆十年是年山東歉甚四境流民至者不可計數公輒自捐俸益以勸募樹草屋百十間衙結二百餘里清江浦廠之魚 論荒政

溝以北號曰棲流所每所給粥廒儲米薪衣藥之屬賤其值以市流民如歸制府尹公上其事　上益以爲賢明年遷廬鳳潁巡道尋調任登萊公於山東民有舊恩所至繞輿攀轅諦視輒喜曰果衞公也尋遷布政使再擢巡撫安徽十六年迎　鑾行在　賞賜淇渥　御書化洽皖江四大字榜以示寵榮其年二月以母憂去位公仕宦二十年繼兩任山東實未滿歲前後多在江南江南故

此段詳荒政水利兩者而備以上敘荒政頗詳而敘

澤國昔豫多偏災而荒政之弊百出能吏難之又水患迭興類由不時不預籌畫洩加以大部持例嚴苛一不中程輒責賠償以故

故興辦之所以不盡舉也　此弊至今相沿不絕

守令遇巡甍患噤口不敢倡聲卒至大耗帑金萬萬猶不能救而

補此一法今猶[illegible]行

公累任以辦賑顯其孜孜興建歷有實績最後在安徽用沈石聚沙之法以移無爲州急溜而防未然至今瀕江郡縣多遵用之蓋惟民事是急不恤己私卒亦未嘗因是坐累且階以進秩至大官則向者諸守令所藉口殆未必然也十八年六月服滿入覲得旨署京畿兵二部侍郎事是年秋江南安徽宿池滁和鳳潁泗九郡復被水而徐州張家口決河入洪澤湖下游鳳陽懷遠等處患且亟大吏以聞時　上在熱河復命公馳驛出撫至則部署精審南人復賴以安明年十月調撫廣西二十年三月以父逾七十請養不許八月以疾告又不許尋內擢工部尚書在任候代明年

正月因請得回籍調治卒于家年五十有五

舊史氏曰衛公在兩部時予為京尹每朝參遇公端門輒一握手蓋爲賢長者殊與意所擬才能大吏不類嗟乎是古所謂悃愊者歟公又喜爲詩秘不肯出余獲見一篇于年譜中渢渢乎元次山之遺也次山當潘鎭擁命崎嶇客管間自謂與世聱牙而公遭遇聖明擢以不次名榮朝列澤在生民其福命豈不遠勝古人哉吾于公又何憾焉

一起提明五案以下委曲發明結處綜核一段百折千迴語少意多令人玩味不盡

江蘇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我閣先生傳

公諱師、字貞甫、號我閣、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人也、先世自太原遷焉、傳二十有五世而生公、公父同理、躬學顯之、用軍功　誥封明威將軍、康熙己酉武舉、會吳三桂反滇南。投名兵部、願以殺賊自效。朝廷壯之、遣之謨中。備任使。賊平、授江南蘇州城守營守備、尋遷守遼城、晚節歸田。貧至無以自給、益其家、以忠清著聞云。

公年二十有四、爲康熙癸巳舉於鄉、越十有七年、雍正庚戌成進士、凡六上公車而後得。既久困場屋、績學益深、於一切人事之情僞、時務之利病、罔不究悉。嘗謂其子紹武等曰、剝民以奉君、吾恥

焉至於私營田宅抑又出若輩下矣又曰律本人情而定必洞達人情然後可以推原律意雍正癸卯知大名府元城縣事有鄰地名王勝贍者田久荒而歲徵如故凡數十頃前吏重變科則莫以告特請於大吏除之乾隆四年調知清苑時下邑有冤獄已定讞得報待決有日而冤民所聘女聞之誓與夫同日死道路憐之流言謂惜王青天不早至以致冤斃二命王青天者元城人所呼而清苑仍之者也公既微聞其事廉得冤狀力請於大吏再三始得覆鞫竟脫焉既出獄完婚夫婦詣縣堂拜謝長跪以去七年遷知正定府八年遷分巡清河道九年隨大學士高公斌吏部尚書劉

公於義勾當直隸水利周歷保定河間天津正定等處所所擘畫事宜多被採用功成
上聞而賢之十年遷直隸按察使尋遷浙江布政使九月調任江南明年左遷天津巡道越三年復爲浙江布政使是時兩江總督黃廷桂以士民望幸請
上南巡報可公善體
聖意絲粟不以累民民若不知有此大事者風聞於
上特擢江蘇巡撫時季冬月二十有一日矣明年
聖駕至召問民間疾苦悉陳奏無隱及旋
蹕扈從召對如前
御筆書額以賜曰吳會風淸時以爲大臣榮遇名實克副者當首推云自往返行營暨承
顧問恩寵莫比回署後每中夜巡廊而

行圖所以報稱者或無故泣下家人莫識其意竟以是年八月卒官年六十有二卒之日家無餘財妻子扶櫬西歸行纏蕭索剩有殘書故劍而已禮部侍郎長洲沈公德潛為志其墓投筆歎曰此

借此收結

古所謂清白吏不忝其家聲者也夫人鄧氏子三人

贊曰吾前後為記注官七年侍 上久知 上心乎百姓為古所未有比歲巡行方國概先期降 詔責誠大吏纖悉毋擾民間所至橋梁宮觀之屬繕葺而已不期華侈而奉行者或自懷狐疑轉相怨勤竭極心力以飾觀瞻 上以事既迄功成物不毀聊一寓

聖意愛民而大吏不能體可歎

目笑而頷之其實非 聖意之所樂也同年友王公我闇之在浙

予方以憂居里親見其事則見而不易廛準無改渡堤齒掩骼收卹槥瘞插竹樹籬包容荒穢窮黎有傭佔之利富民無加派之擾但欣欣望幸芟堵以俟其後　上幸西湖過南屏將取道於松嶺之東麓有司揆是間多編戶墳塋且舉稱未汎掃請更擇其使者　上曰何傷乎南北山頭多墓田朕聞之熟矣而是時王公已爲江蘇巡撫隨　御在杭杭人始悟公之所以獲咎者政由　聖主之愛民也爲布政使尚爾使永其年於巡撫之任其利稍更當何如爲巡撫則既有徵矣使其位爲尚書宰相其霖雨天下又不知何如也惜哉

以其家法清忠著聞起以清白吏不忝家聲給中間標明著體
聖意而聞於贊中痛發揮之極為得體

## 處士施君鶴山別傳

君諱謨字在廷號鶴山浙江嘉興人後遷錢塘父　公與錢塘謝氏姻婭投分最密謝氏無子請于　公曰公故多子而某獨無兒蒙見憐竊觀三郎敏悟善讀書願可爲嗣俾身後得從渠假一盂麥飯可乎　公既素與謝厚又感其言酸痛許之歸即迎君以行出是爲姓於謝謝賴以起家〔失沖龍〕後謝自得子君乃歸宗數往來杭州置生產因占籍焉平生以孝友信義方嚴著稱乾隆二十有六年病終正寢距生于康熙辛未年七十有一〔文并敘〕方君之出繼謝氏也謝以大賈中衰家日以落廹君棄故業治生事于時歷遊大

江南北陟五管下七閩蒙犯瘴霧逾十餘載而謝氏復以隆起會
有以貳心譖君於謝者君聞慨然曰所以竭蹶效區區者不敢忘
先人之命顧謝已有後義當去即不去亦何詭乎人言遂衡計用
乎體示當歸宗借此推身何答渺殷而世
宅及歲時出納之數大會親族一一宣示隨於衆前傾筐並橐辭
焉有稽疑未了致乎於不已者何也
於謝氏諸謝及在座見者始知謝氏見蒞視前增數倍君又不私
一錢爭問詢之不可謝爲擬乎亟遜贈以行資不受衆咸歎息君
故居嘉興郡城兄二人在焉兄弟故相愛往依之一日告其兄曰
二兄以劬苦農務至暫聚而弟顧居閒坐享其逸不忍向在謝氏
與杭人習嘗就彼謀營以冀自拔二兄慨然各贈金若干君量受

其半遂之杭州賃屋以居稍積貲歸金其兄兄拂然曰弟乃以我爲非人也曰非也人事消長不可知萬一蹉跌欲更貸兄金兄詎不可復見與卿且與爲耗散而重困孰若得子而歸母由此以思金之歸弟之福而阿兄之所樂也二兄曰善自是家于杭後二兄相繼歿君歸經紀其喪撫遺孤以至成立嘗欲啓二親窆改兆會城之西而嫂氏不許不得已瀝血書木主瘞於艮山施家橋之麓又數年卒扶柩葬西湖法相衖語其家人曰吾親存不能養歿又不能以時上塚是無人心也吾所爲非必於古有合但求吾心少安而已言訖淚下聞者悲之娶文山孫氏少君九歲君中年月疾

時作晚節益昏花不見物蓋由閒關百越瘴溼中膚理所致然兼綜家事纖悉治辨非獨神明不衰抑孫佐助之力居多子四人長楷次光遠又次錦前卒又次光輅達格見爲諸生並有文學孫四人

贊曰吾觀施氏子孫言貌恂恂動中禮法其伯兄以少年治家事孳孳治經書各殫厥職皆能以和順色養其親閨門之內雝雝如也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舊山處士過諸子嚴教自少弱又其素行足以感動興起之夫不閱艱難無以顯性行之美不積清素無以致碩大之報是故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天

道惡盈禍謙較然不爽舊山之孳孳為善而福未稱德為其子者孫者可不勉哉

世間乃有此人鄙夫可以寬薄夫可以敦矣文亦全副精神噐拱湧攤

太子少保禮部侍郎徐公行狀

按年譜公名元夢字善長號蝶園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略同而字義亦近故天下稱蝶園徐先生公知名早仕宦垂六十餘年

兩行撮括全神

性剛介負氣不苟隨人可否中年以後精研理學益以涵養言貌溫溫若惟恐傷人者而中持白黑卒無所依違附和蓋信道篤而力行不惑者也公生十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乙卯散館以主事用越九年由主事改官中允充 日講官起居注遷侍講康熙二十六年 命入內廷授 皇子書同官德格勒善言易爲言事者所劾并連公下獄免死入辛者庫三十八年起爲內務府員外

郎越四年再革職尋起爲內閣侍讀學士壬辰充會試同考官再遷內閣學士出辛者庫距其得罪之始凡二十六年出爲浙江巡撫又二年由巡撫入爲都御史兼掌院學士先是都御史員缺

上諭朝廷保舉學問好不畏人如徐元夢者隨有是命六十一年冬

駕幸南院公未及從　御製詩一章并序副以食品遣使于夜分呼正陽門入邸家以賜蓋　聖意以病中忽憶及三十年以前詞臣罕有存者故以是貺公凡孤臣直節不容於衆口顛跌至再三在　聖祖朝閒有而晚節類被榮遇不令湮鬱以終至如旣老而蒙異數如家人婦子則惟張伯行李光地及公數人而已

憲皇帝即位。以舊學故。特重公。有加禮。雍正元年、由工部尚書、協理大學士、充明史總裁、旋改戶部、四年。坐繙譯訛誤落職。在內閣學士裏行。八年再黜。坐撫浙時失察案。今天子改元之初、復內閣學士、遷禮部侍郎、充實錄及三禮館總裁、仍命入上書房授書皇子、四年、加太子少保、六年之冬、公疾革、上遣使問所欲言。公伏枕流涕曰、臣受恩深重。心所欲言。口不能盡。使者既返。呼曾孫常、取論語檢視。良久乃罷。及卒、上痛恤之。為頒特諭。優卹視大學士。榮哀備焉。公撫浙時。清約若寒素。捐俸葺敷文書院。書院故號萬松。以公請。上賜榜易今

名買田聚書以惠學者高安朱公踵行之兩浙人文之盛自此始凡繙譯經書不經公手定於文義或毫釐千里故今稱善譯無有出其孫步軍統領赫德之右者七年其嗣君爲公卜宅兆將下窆求墓誌於今相國西林鄂公相國之季故戶部尚書諱爾奇公爲余庚戌座主出公門相國因屬按譜爲稿草狀其大略便取擇焉

約不過七八百字而其人之心術性行其時之舉錯風尙無不該括其中此等文非先生不能作末只實補在浙時一事以其他皆具年譜中也故前後以按譜成章法

文林郎知楚雄縣事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李公墓表代趙

相國

公姓李氏諱夢蘭字鄰公江西建昌人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雲麓先生之王父也由順治庚子舉人知雲南楚雄縣事卒官配吳氏同邑處士某之女具有懿迹載家傳雍正六年某月日合窆於邑楊山越十有二年雲麓屬爲墓表予以謭劣備員政府與雲麓共晨夕有年知公生平事特詳詳故不勝書書其大者康熙十有七年逆藩耿精忠反閩中偏師直走豫章所在殘破公時以孝廉家居召所親及大姓鄒氏吳氏與計曰保鄉圉義也死王事忠

也諸君得無意乎僉曰諾於時刻期而集者萬餘人上其籍簡親王府請當一隊王及巡撫都御史壯而許之公率萬餘人嬰城固守邑賴以全公故以文藝先多士居鄉謹厚未有知公勇者至是里人益愛敬公歲在戊午公出守楚雄經兵燹後瘡痍未起吏牽於考課急徵斂甚乃累八年之逋幷徵之民不能堪會 朝廷遣使巡邊取道楚雄公徒跣草服迎使者告曰下吏忝職無狀以催科之不善俾邑父老鬻妻子且盡雖然願以數萬口累公使者曰局吾之制府公泣曰所以告公者以制府疏格於部議也公天子近臣倘以所見疾苦言之 上 上至仁聖特未悉其狀耳

詔獨免雲南省逋賦八十萬有奇民困大蘇卒之日民繪像祀焉建昌士大夫合辭請於朝崇祀鄉賢由是大江以西稱德門首推李氏雍正二年以孫雲龍貴贈如其官子二長玉璣儒學訓導次玉堂由知縣歷按察司副使孫三長郎雲龍名鳳翥曾孫人只磊磊明明敘此兩事而其人自足不朽先生表誌之文皆以

留侯傳體行之所以獨絜

○○太子太保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總督河南河東河道提督軍務謚愨敬張公神道碑銘

河南儀封張氏清恪公諱伯行、康熙朝仕歷江南福建巡撫、內擢侍郎、以廉直名海內。聖祖仁皇帝嘗稱爲天下第一清官。其仲子師載、字又渠、號愚齋、初得官陛見、先帝指示宰臣曰、此張伯行子好司官。今上眷遇益隆、每召見輒詢及隨父任時事。天容溫霽、賞賜優渥。公因以報國活民爲心、用是益感激奮勉、懼有玷缺、爲名父羞。乾隆甲申、以東河總督卒於位、年六十有九。公由丁酉鄉舉、得

一品廕補戶部員外郎、雍正元年、出授知揚州府、直揚州歲饑散賑、而高郵湖西之民、緣被災分數少、輕不得與、公行部至其地、見道旁人多骨立待盡、大驚、召長吏詰責、隨請於上官、不待報而稟之、凡活男婦數千口、江都之芒稻閘、爲淮黃高寶諸河入江之關鍵、所司貪商人餌、惟知蓄水爲運鹽地、壩口必奉鹺使令乃開、會夏潦暴漲、低田盡淹、公訪知運鹽須水六七尺、而既過其半、遂單騎馳往、督役啓閘、纔啓四板、水暢出甚疾、仍飭州宿其旁、明旦田皆涸出、然後走白鹺使、使者大恚、責公專、公謝曰、知府信有罪矣、苐拯溺不遑刻、必預請而後行、如此萬家烟火何、後覓具文上大

府請歸府轄許之世稻之厲府啓閉自此始公雖隨滿格公外任
全神
久晨夕惟讀父書及研精宋五子之學不與吏事尤於水利絕少
見聞乃其出守初政即已可觀若此故才智由憫愊以出而其一
生周歷中外類職遂與河務相終始豈非冥冥中有意篤生爲
聖朝宣力者歟自知府遷秩兩任河庫道河庫掌管鑰不任功過
向爲美官公以才爲前後督臣所信倚輒委辦險要大工以故於
河務凝熟悉乾隆十年遷江蘇按察使未任調江西尋內遷右通
政明年七月由宗人府丞擢倉場侍郎 命閱視天津河道旋以
侍郎出副江南河督十有六年

上南巡接駕道授江安巡撫仍協理南河事明年秋充省試監臨在闈中而河溢二閘徐州被衝公與文定高公並褫職在工贖罪又二年放歸丙子起爲兵部侍郎五月遷尙書總督漕務丁丑正月調令任時山東孫工口決買船漕艘如泛大海中公冒風雪河岸燈燦燦遠照如此閱冬春疏築始完公嘗言河東水勢土性（識此數語可爲治河要訣）與江南異兩岸相距寬宜多挑引河以殺險土多浮沙宜厚集客土以實虛自此由濟寧治所抵開封[illegible]往來如織而公心力亦瘁於是矣先是乾隆三年在河庫任伯兄某病故原籍而王母王大夫人在堂遂紿期告贅上官固留不可前此雍正末河督文敏嵇

公毋卒嵗在任守制之命將具摺固請移喪衆以違旨獲罪爲

疑公慨然進曰公父孝母節門望非常忠請之不力耳何禍之觸

文敏謝曰謹受教其在江西嚴無故遷葬之禁奏請違坐法滌俗

竟革撫江安二年多偏災皆據實上聞請恤全活甚衆痛懲匿名

訐告時習以靖地方益資孝以事君者不敢惡於人因之宣德達

情而澤流百姓亦固其所凡此皆清恪之教也公平生治水方略

有著書藏於家其隨時措置條理及一切治行已具諸城相國志

子孫只知此帶出又是一法

中而長君景渭之子承重裕穀及次君景沆又次後伯兄者曰琦

復合辭遣信詣余丐以崖略揭之碑銘曰

禹跡既湮治河孔艱上策難行在漢已然或議棄地墳廬蕩焉匪徒衆譁於心何安意惟深刷去沙是急廣開支港以通其塞於末求本此猶計得增庳培薄救時之爲爲之實務亦大有裨毋忽蟻穴庶屹金堤惟公任勞南北周遭保障千里通行萬艘淸恪有訓毫毛無競只此俸錢無慚見 聖家風淸白如秉纖震罄產奉公破家積行 帝嘉其誠謚曰慤敬（謚補于錄）爰 賜祭葬松楸擁映哀亦增榮譽斯衍慶樹碣道旁永爲世鏡

通篇以淸恪作主文體嚴潔雖僅揭崕略而自見全神眞大手筆

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諡文恪劉公墓志銘 代史相國

公姓劉氏諱於義字愉旃號蔚岡江南常州武進縣人由翰林起家躋通顯出入中外荷 三朝眷遇累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誥封光祿大夫加太子少保年七十有四卒於位天子軫遺疏震悼賜諡文恪以葬初公在翰林文譽甚著康熙晚年 聖學益懋翰林官凡有擬撰慮不稱 旨輒推公公爲之輒報可以故掌院學士倚公若左右手聖祖知之而以官資淺未大用同官亦但以公職於文未之奇也憲皇帝登極元年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尋擢侍講視學山西還

朝遷侍講學士順天府尹五年遷詹事又遷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自是屢歷外任七年奉使甘肅明年拜吏部左侍郎賑山東饑奏發倉粟百餘萬石白金十萬旋命協巡撫事其冬以侍郎督直隸河道又明年晉刑部尚書攝直隸總督事乞貸饑民坐盜論死者百餘人並奏除直隸爲盜不分首從皆斬之令旋改署陝西總督自爲坊官至列卿開府總八年耳所至能宣　上德意以仁恕爲心而性沉密習勞苦能辦大事當是時

先帝以承

聖祖休養之後吏民恬寬大爲奸欺懼遂積玩不振銳意釐剔以

嚴明持之而淺見寡識之徒動欲以谿刻中　上意頗輒得譴責
獨公孤立排群議所陳請無不允者蓋惟
先帝之聖有以成公之賢而公之卓然有立使天下不敢講文字
爲無用致少損
先帝知人之明則洵足光耀　朝廷且爲詞臣增氣者也凡公之
奉使西行也甘肅自康熙末至雍正四年凡虧帑金一百六十餘
萬文書散軼莫知其由公爲設法清理一一歸款無誤及後任總
督部將西師往返凡四年一切屯田築堡安集流移輸送軍糧戰
馬心力俱殆故公之在西勢最多而亦以所領過繁不任吹索乾

隆三年挂吏議罷官尋起直隸布政使司遷福建山西巡撫八年

十一月召爲戶部尚書明年晉今官又明年加太子少保

上素識公旣廢復起官階屢進公之不敢以老病乞休亦以此曾

祖祖父並知公貴累贈如其官配　氏贈一品夫人前卒自有銘

子男二長曰復雍正甲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改浙江糧儲道前卒

次益乾隆辛酉副榜刑部雲南司員外郎孫三人曾孫五人銘曰

銘不錄

此題入他人手定逾千言此係落落櫽括中間暢發

憲皇帝所以救弊用人之故意格俱高

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仁和金公墓誌銘

休寧歙山金氏自元處士淯以來代有偉人以文章顯其先本程氏唐上柱國歙州都知兵馬使澐裔十六世至淯幼孤無依母攜之女兄適金氏應元實撫育之長妻以女淯之子曰佑曰仁以從後應元長子卒無嗣佑復以季子干後金而干之同産曰兆曰任二支子姓繁衍迄今又十餘世仍金姓不忘本也公諱德瑛字汝白一字慕齋又號檜門曾王父曰章奇公字爾常任之九世孫於兆之九世曰聲正希先生爲兄弟行正希以文名世爾常見世衰亂獨棄書治生僑寓常州遂纍于財百餘年來近屬幾千人昔瀕

以養生送死公故有富名以此其實分張歲息衣食粗足而已性好古下筆必力追作者工書法出入晉唐善鑒別金石摹本及古人手跡眞贋日以此自娛顧其閒意世務所見聞輒入告不以非其職自諉。上因是賢之寖至大用乾隆元年由丙午順天鄉舉、貢禮部、廷試、讀卷大臣、置公卷第六、上特拔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自是迴充福建江南考官、公故籍寄居浙江仁和其宗人皆在休寧故邑例應引避辭不許七年、視學江西、遷擢侍讀右庶子滿三年、特旨與留十有二年還朝、擢侍讀學士少詹事、當是時海內文風甚盛盛極弊生競爲詭灑公自束髮操觚熟精理法於制

義源流正變靡不洞徹所至人不能欺十五年遷太常卿十七年代祀古陵於山西既藏事有釐正祀典一疏其詞爲郡下傳誦略曰伏見女媧氏寢宮中設婦人塑像鄉愚奉爲求嗣之神夫斷鼇立石固聖人所不言和樂誅凶豈當陽爲女主推其命氏蓋如姬姜姚姒之倫遠在洪荒難求白留龍顏之肖宜毀去舊設別造神牌瀆褻私祈概從禁絕 上善其議從之是年四月視學山東十九年遷內閣學士明年遷禮部侍郎其秋典江西鄉試先是丁卯此段另敘亦頗敘之自學政還奏一自典試還言以見其留意世務歲自學政還朝值齋宮告餞 上大發帑金賑救而鄒滕以南被災尤劇有司格於例限未敢以聞公入對言狀即日奉 旨展期

博濟至是自典試還道出徐州黃河故道向繞徐城東注是秋澍雨暴漲河決上游孫家集奪溜微山與運河通兗州金鄉魚臺諸縣漫為巨浸而徐州故道以涸公挾土人策杖登雲龍山周咨水性地勢得其所以去所以就所以壅所以潰所以消長悉陳上前翌日特遣大臣往勘如其言用大興工築水患以平自雍正初申（再宕出議論）嚴學臣貪穢之禁繩以重典　上諭持成憲用法益果京員出使者類能廉能自守然或以清素故節嗇過當至於薪下賓友寥落所經佳山水多不挂眼其于地方利病益無所關人亦不責而公恤恤然體國愛人之心形于不自已如此二十有六年由直隸學

政擢今官所條具臺省便宜恐稱旨其冬寒甚以卒命巡視通倉得疾越歲而病竟不起年六十有二公家累世孝友父馱齋先生碩論卒後伯兄德銘繼歿持家惟叔父詢蘭皋一人丙辰覃恩特疏陳情乃以本身應得貤封得旨報可辛酉冬銜命渡江復請假歸拜封君里門留十餘日于是遂奠涙先塋張筵老屋並召同社父老會飲極歡時公意以春秋方富似此天倫之樂當不止一再見於卽事留別諸篇而二十年來往來南北竟未暇稍舉蘭皋已先公六年下世矣蓋人生會合時少其在宦途又加少間一有之多自謂草草未滿意庸詎知未滿意之境卽其至少

而不可再得者耶嗚呼是可慨矣爾常公之子曰敦頤自爾常而下皆以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如公官配皆一品夫人公元配汪氏生七子曰忠湜早卒忠淳見任國子監主簿候補員外郎潔丁卯舉人忠濟甲戌進士見任知河南遂平縣事忠淳國學生忠沂忠泉皆幼孫二人忠濟子後忠湜者曰孝本承重二十七年八月孝本等扶柩南歸將奉汪夫人殯合窆之而求志其墓某於公之交可以終年不見而不能一日不思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今已矣銘曰

柱國之裔育金而昌富貴有時盡而不朽者文章官稱其人以道

途老雖以是老亦以是得仰取俯拾遐搜幽討方其陟匡廬過玉峽過康王谷坐臥於雲瀑雲松屏與臺而侶樵牧見者忘其貴人又先後度霞嶺俯劍津循道山之麓步炎海之濱縱觀颶波買船之衝瀞而欲遺其形神既乃維舟歷下梯閣登州林彈子之旋渦駛大歷之危樓弔坡翁之遺躅為長吟以消憂若其開歲入朝頻邀扈 蹕吉林一至木蘭三出每倚馬而擬詩歎 皇情之歎息後採風旛下闆山前後擊壤吹葦或童或叟又何有於文普香臺荆高渡口倚慈山川之助增長骨氣疏瀹性靈日作千字平原不與鬱發揮於篇什則蒋子與杜陵嗟乎檜門吾不知後人之議論

奚似而其不可磨滅若稿草具存吾又不自意先生生天而後死得爲公書石荒原念平生之約誓聊以妥其幽魂

前幅寫其謂心世務後段寫其家世孝友銘則補寫文采風流絶不重複

○○○中憲大夫知黎平府事　晉封中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

何無愚先生墓碑

按狀先生姓何氏諱經文字友三號無愚浙江山陰縣人元至正間始居縣之峽山六世祖詔明官保工部尚書五傳至職方員外郎育仁育仁生貢士會輿是為先生王父以從父文烈公騰蛟分支湖南遂占楚籍曾輿生鼎亦以楚籍前丙午鄉貢歷官知嘉興府因葬焉遺令子孫回籍山陰後先生葬王父於峽山承先志也先生七入棘闈不遇年四十有五始以諸生入粟助邊備康熙庚子得銓知普定縣普定安順附郭邑也自履任後一切嘉惠士民

○撤○冊○三○悄○兆○兆○生○諏○用○云○法○

行於境內者皆不書事具家傳黔中諸苗不勝數犽苗最頑犽苗以刦奪爲生業者不勝數廣順鎮寧二州爲劇晉定界接二州先生用密計禽二州劇賊賊不敢窺安順境而府屬別邑犽苗曰老卜本與鎮寧苗阿汝等糾聚入城戕富人取其貲制使高文良公以聞隨馳詣普安討平之雍正元年擢知安順府火連嶙者廣順長寨逆苗之尤魁桀者也以蜀人李奇爲謀主猖獗甚丙午有詔命提戎楊某討之遂克五十餘寨獨羊城囤未下撫臣何公世璂檄安順佐其軍臨發蘇部下知苗中桀黠者數人與俱既至按行則聳壁千仞左傍徑如綫雖有萬衆不得進先生顧所與俱者曰

圖何以名羊城也有盧生者對曰白中而壁外陡不可上雖羊可上故名耳先生首領之卽佯言軍中吾且攀崖夜襲賊營衆以爲（兵賊亦苦入斷用兵法）疑而陰布羊數百頭斷水草二日會夜大霧昏黑乃設伏縱羊散走齕草簌簌有聲賊鬨以爲我兵四面至遽下木石聲礮如流星（得力在此）砥雨良久度且盡而所遣敢死士八百人已直趨左徑突登殺其守關者賊驚亂自藉墜崖死者相枕遂斬火連蟒獲李奇降其衆明年其黨李麻金四復連兵焚刼城邑官軍無如何先生復奉檄會勦出奇兵擊其背獲賊首歸先生故文士作吏値苗猺不靖數（又在下）立辦賊功然號令嚴明得賊首卽已撫納甚衆故所在悅服凡旁

郡有警未嘗不在事廣西土府泗城岑映宸新襲職其屬擁兵拒命大學士文端鄂公時爲制使將討滅之映宸恐間道走安順陳款乞降先生即與偕詣軍門納地圖封上印綬鄂公大喜於是始奇先生先是映宸父曰岑齊岱病且死謂其子曰汝性懦弱不能戢下一旦有事獲罪朝廷則無噍類矣安順何公賢者事急可投之必能活汝竟如所策鄂公遂界紅河以北屬黔其南歸粵而令先生周行相視增置改設文武官署悉如議奏行會臨司某到官銜先生不時謁假廨帑報撫撫臣何公不能奪疏上令鄂公確核領職如故尋調知石阡旋調黎平滇南達京師舊驛必經由

黔中崎嶇萬狀人畜往往踣頓若𠜂鑿山歷黔勞邑迤東北行以合於舊路則途較近而夷而帑費荒捐迴互深阻約三百里難以計工集事自康熙中制使蔡公毓榮平吳逆卽建此議中間數更幹吏履勘亟五十餘年卒不能行鄂公奉

先帝下都勻守王某之議毅然欲行之而先生以才新調黎平遂委成焉自七年八月越明年二月披榛躡莽谷汲巖炊枕虎窟攀（字法本韓）猨藤仆嵌頳犖梗岸鑿封築鑿欹危跨飛梁列廡署浮舟渡抗戍樓纔費帑金五千七百有奇視原估萬四千兩僅五分之二大工（前後皆本傳今節其文耳兩此何以不同）甫竣而坐觀者議其後矣九年竟以勘實冒銷劾罷責償至二千

金猶幸餘累不得去嗟乎老氏之教不爲物先如先生所任事或
遣控滇粤兩道近亦繞出其旁郡邑凡人之庸與黠者皆知引避
而先生慨承命不辭然且歷更上官加以篤信堅委宜若可恃卒
不得免焉亡何鄂公入相經行浙路嶘頗善之會先生第五子妗
佚道訟父冤籲淚俱下鄂公大感悟言之新撫某公爲請豁千餘
金復故職由斯以觀彼嶓幡善言論者固不足以禍忠信而其效
活失之三筆　辛與挽且生龍
則已能使之急切不得自明至於失位破家擧族飄零萬里之外
此行道所爲傷心也先生既復職隨以積勞多病告歸乾隆八年
兩被徵召相公鄂公鄭書促行竟不起几靜息林下及就祿養南

河道焆官署垂三十年戊辰八月卒於維揚年八十有四前此十四年焆任桃源河廳有安順明經金某單步萬里懷闔郡紳士書款門告曰願得公生年月日及前後官閥勒之碑以志思念先生愕然諭以生祠非古且于例禁是重吾不德也卒謝去之吾既於先生治境內事皆不書後之覽者於金生一節亦足想其概焉（以補[illegible]）乾隆二年　請授中憲大夫知黎平府事癸酉以子焆兩淮都轉運晉中議大夫如其官夫人呂氏有傳子炘爲伯兄後次即焆次燧前卒次瑛爾邱主簿次即炘見任興化通守孫裕城理銘曰峽山之裔名德累世迄於先生文武兼備方爲諸生人稱長者一

行作吏殺賊騍馬文章之豪氣壓韡刀大吏驚顧謙不施勞內悅
部民外來遠人爲貢鋤莠其歸曰仁馳驅荒徼一身兩道釋兵執
蠻夷遂天造專成衆羨疇其似爾實不能容奚逃鋸齒或躋之沉
適類之升或初投阱隮乃附膺　君樹之心碁碁式臨功昭告誓
遯以山林山林儼遯閲歲二十仁眾分餘鄰友族戚爲善自樂矧
亭大耋孝子順孫永懸譽徽
此員有用之才屢平巨寇如摧枯拉朽敘次亦極嚴潔如讀班
范二書後以勞而受累卽前安順新路記文妙無一筆重複

文林郎知江南黟縣事夏紱先生墓誌銘

凡官州縣者無論遷調及被議去其吏民題去思於碑或雜進衣履推銅木斗於其廳事先帝深知其弊嚴禁絕之而其人之眞以顯何也彼遷與調者其勢固在也即被議以去雖失勢而其好名之心與力固未可測也惟至於身死而人思之不置甚乃其歷任所治之人皆思之不置則其爲循吏始信吾家知縣倜儀字夏紱由雍正八年庚戌進士作宰垂二十年南北各三調任最後知黟縣事頗不習水土故不迎親官署而留妻子在籍侍養子僴紛等歲一至省父或間歲相

代乾隆十有七年以勞勣卒官得年五十有四卒之後四日黟父老數千人走數十百里以崇祀名宦籲請於其郡太守以故君之賢聲至死而益彰君之初任於北也雍正癸丑知安肅縣事乾隆戊午補懷柔中間以母憂去前後在任纔三年然其去懷柔調密雲懷人巷哭而密人相慶於道蓋二邑犬牙相錯彼有所聞見以信之其素故也所任密雲五年以他故去職乙丑起知江南鳳陽縣未浹歲調懷寧越五年調黟縣其在懷寧之歷歲與在北之密同而所得於民者尤深黟之父老既得請於太守將上之大吏而奏之 天子同時懷寧之人不期而會籲於府者亦以千數蓋

有似以得祀君爲榮且樂若吁覜民情之若此則君之魂魄抑亦思樂其鄉而安於血食時其晴雨以福其老幼如古所傳述否耶理或然也按狀君諱偶儀字夏叙父 先生勅封文林郎如君官母荆贈孺人子膺篛絳縣訓導次膺紳膺錫孫三人君之卒封君在堂痛之甚明年六月遣其長孫來京師款予門長跽而請曰不孝將于某月日藏先魄於某山之原丙先生念同牒之誼志之礦石敬將王父意陳不腆願無辭予歸其孫而諾焉且爲之銘銘曰

維織紫邑寶蔡旗莊 國初畫界令毋侵疆旗不諳農取租出佃

寶補在北政蹟

或退居民售受兩願久之在旗則指厥初而民黠者影射為欺詐牒如蜎步尺告猝譁動九閽撼煩朝貴惟君之賢兩造稱便民無塈情公可化頑皖江之俗免身殺女君為活之勸以苦語亦有慍坺埋骨振窮君重勸之豎碣紀功自共筮仕三十加四由北而南六更厥治四鄰若蝗弗犯循良禱雨輒應入此法王匪徒佛之又呼為師口講指畫日月為期何期日月遽爾奄忽燕山風號吳江雨泣緬君之豐比戶馨禋嘗飲食其樂如生

實、補、在○南 政蹟

此 又○補 補

○南○北○照○結○

文寫循良吏到處去思之情藹然可掬然只是空寫實蹟于銘中一一表出文法變化而實一絲不紊眞老手擅揚之文

奉政大夫戶部山西司員外郎前提督四川湖南學政翰林院檢討陳君復齋墓志

吾家復齋諱象樞字馭南一字復齋江西撫州崇仁縣人世居邑之北耆里乾隆十有八年九月以戶部山西司員外郎卒邸寓得年五十有八復齋自雍正八年成進士起家吏部迄今二十餘年計以戶曹終中間兼翰林銜督學楚蜀凡四五年家居垂十餘年（先名頓其部政）其在部之日甚少而兩部掾吏憚其神明同官亦共推爲公正精（以下專寫其督學）覈如久於其任者復齋之視學四川也院吏循故事迎之境上以五百金爲道里費復齋正色卻之自是且捐俸以助諸吏廩給諸

弊肅清蜀人大悅以比其前學使陳公瓚稱三陳夫子其在湖南故事每按一棚諸生出錢少許納之官名曰銖末通所部累銖計之不下萬金學使者亦藉是以延賓從贍童僕及一切舟車之用復齋亦拒不受幕中有爲謀者謂宜上聞請裁則謝曰（高處在此）吾少耐勞苦長健於閱文賴有兼人之力故費省而事辦後之人少不及吾即力絀矣故不爲也當

聖祖仁皇帝之末天下學政號爲清官者曰陳瓚曰高安朱軾

仁皇臨御既久海內殷富而又　堯天浩蕩綏誅貪邪

世宗憲皇帝即位銳意振刷廢弛乃張凡試官犯贓左証明白則

執而戮之無留獄
今上仰遵成憲用法允信惟彰有之曰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非無清官也夫人而能爲清也顧其所謂清者未必卽陳朱之比
先帝知之而救弊之道不容不加激勸就中往往以剔除陋例超
其外界威吞利而心無無而心何有而心則醜而欲而樹大官
授大官如復齋之清至今不過五品且下其原銜一等矣得非其
無市心斷熱本性而下原銜刻酷之文而出之乃若不豐饒星
平生無異人之爲若狷者不從蕭議之類居多耶嗟乎此乃所以
爲復齋也復齋丁內艱既釋服以湖南在內誤收考生被議降二
齋復齋者非凡人
級由是家居傾囊中裝倡修大成殿及其宗祠召還既析居之

昆弟貧之者仍與同衆乘午北上則分游田令得自給然後行夫復齋處脂膏不以自潤所節嗇而僅有者處亦無多而用之若惟恐不盡如此則復齋之居官其以爲名乎匪直不爲名而已也其以爲身乎與其子孫乎復齋初成進士高安公時爲相國昌言於朝曰是吾鄉知名士然吾未嘗識其而以是益重其人未幾實授選司主事遷員外郎再遷禮部精膳司郎中出督學政乾隆三年移節湖南歲十有五年自家起用論者謂蜀人二陳之稱誠然矣顧前陳以病故開府福建其位遇差亞於朱而後陳獨不幸中蹶起不久遽死矣此亦復齋之命也前此二十年爲選司官時官廨

不戒於火焚其選冊吏更造新冊復齋知其詐於燬燼中檢得舊檔字未滅者過半細校卽所稱旣燬者注籍歷歷可考吏大驚匿其新冊復齋亦不復責取有詿誤官某某例得開復爲吏所格復齋爲列上其名口誦舊例甚悉卒復其官其人踵門謝終不予見前輩謂仕宦廉明而入於谿刻弊甚貪膚復齋豈有懲乎此哉乾隆十有六年以　覃恩授奉政大夫祖父皆贈如其官元配劉封宜人子三鼎稷泰孫五珪璐璠璋球鼎扶柩南旋時丙余志其墓數四聲淚俱下使來知葬有日矣用推闡大略以塞孝子之意

從謝請裁陋規發出議論敘一人而一時之政體風尚皆見此

之謂作史之才他家無此識亦無此膽此先生文之所以獨絕

後幅重歔累欷亦逼近歐公

拜鄂文端公墓祭文

寅年戌月策蹇城西過帥府之古巷感羣烏之晨啼於時倣罔無聊回瞻東路出郭門兮三尺冰莽河沙兮十里鶩循蜿蜒之野灣辨羅城之遂樹樵蕪指而告余曰此大學士鄂公墓也方月之晦夫人與郎君皆在焉則遂振策數間櫬幃出則隨風翣以到堂遂哭聲之出戶已而諸孤伏地敘離相聚之歸化怪記注之來遲每問疾者踵至輒呼字而詢之知還朝其倘建時起坐而吞嗟嗚

含○下○如○已○

呼意可知已今果則實來而不復得聞其咨嗟太息但見昔幾豐碑羅封片石倘可言哉則有酬恩一紙奠淚雙墒咽欲語以如忘

跪而陳其副畀辭曰嗚呼世人哭死猶稱功德不知聲塵椽形在
而送歡喜魂靈以勢去而分黑白譽亦不加悅詈亦不加戚況公
之正直聰明而歸是之肩頭亦有不能以已者大凡附翼攀鱗懷
印童弱而公之起不關華閥雖伏鵠袍郎潛粉闈中間垂二十年
左圖右史澹泊自若讀書學道鬱極而發用是受知
先帝疊被寵綸出入將相爲社稷臣逮今
天子嗣位倚任愈堅典隆配食　詔及生前而公承以勞謙克襄
下武三惑是祛四知是矢晚乃善病寢攜隆棟　特賜几杖勿煩
竭出火人物澌朵不須類上發著
佺僊閒詣朝堂　九重目送時或正色無言或執卷班誦能令槐

棘之間隱然大重又凡列鼎鑿鐘蔑視藿食畫餅名流拱木菁碩
公則以聞道之後先鏡人倫之優絀誠衣褐而懷玉輒倒屣而緊
穖兆崙生由窮巷學俠深功徙倚父母之恩勞之資性　君師之
德假以雲風究竟虛聲純盜旦氣難蒙每品題之逾分偎無地之
措躬重以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從形迹糊故能爲我容嗚呼已
矣哉是古所稱知己者耶古所稱知己者或刻骨於一言或信心
於一事知之於一言一事則所不知者猶多而無礙其爲知者貴
大端之灼見任毫釐之微差嗚呼人藏其心不可測度雖聖人亦
有不知惟天與神則能知之今公之靈往來虛空將以某爲山野

在此先生之生平本隱然有不之氣習而傲睨王公抑信某爲忸怩於世態而病止疎慵將以某爲絺章琢句如俗下文士之爲而已抑以某爲頗有所韜韞而經緯之在胸膈知己之難逢而聊復用諸幽宮嗚呼先生其在茲乎以公之英魂毅魄當在岣嶁之間斧扆之側度此荒烟蔓草而焉足以棲遲然則冥冥之中又焉知我悲嗚呼尚饗

鄂文端公一代重臣而求賢若渴先生感深知己於墓祭之只如說話一場而谿逕自別結處抑塞磊落直欲搔首問天

祭奉政大夫斂庵李太翁文

嗚呼。先生亦竟死耶。至是乃信人欲無死。必先無生。先生年距百歲裁千餘日耳。耳目聰明。膚革充盈。割肉以肴。數飲酒以斗論。視其子若孫及門弟子。年五六十者。如嬰孩之提抱。而悼其故友以七八十歲終者。爲芳蘭之自爇。竊嘗推求其所以久視之故。蓋諸大戴。嗜穀者知慧而巧。嗜氣者神明而壽。則公未嘗呼噓咀嚼爲熊經而鳥伸。聞諸老氏。上士異室。中士異牀。下士異被。則公未嘗鐘魚瓢笠爲鯨吼而鰥醒。不則上界神仙。不注北斗之籍。必闕十萬八千劫而後返其眞。不則冥司主者。陰隲公之善行。爲請於上

帝弛其約契而特逍遙於商洛之濱是皆未必然或者三尸神服其莊樂其逍無所得其過失而轉媚悅承奉如人之繕葺老屋而（嬉此說來諷人）丹堊之如新是亦未必然然則豈天實詔之謂古今之文皆吾山（此說不遇天其天年笑稱之一笑）河月月之光氣所團鍊而就中亦有粕亦有精必得老於斯道者爲秉鏡而持衡又謂凡下界之單門孤士吾所以貧之賤之憂蹙之具有深意而屑耳俗目卒意恣情摧折不得其平必得有意乎斯人者爲引接推獎以玉汝於成是數說者後說最近故期斷乎而文統亦就門人盛而大服以臻嗚呼痛哉如先生其必不爲鬼而爲神其必不爲神地上而在杳冥其在天上之神宜何爲乎其

非修文郎非蓉城主直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騎箕尾而爲傅說之星

狡獪之文只用一筆寫出